

昆滇往事

# 春城古今结象缘

□张俊

细雨斜飞何处来?急撑雨伞来遮拦。群象嬉戏水中欢,长鼻吸水洒江岸。这是我的打油诗《晴空雨》,描述烈日当空,群象嬉戏水中,有调皮的大象用鼻子吸水喷向江边围观的人群,观者忙乱地撑伞来挡“象雨”。

看到这个画面,也许你会认为这是今天西双版纳的澜沧江上!然而,错了!这是300多年前昆明的盘龙江!这不是神话,明代昆明有《竹枝词》为证:

盘江轻荫夹绿槐,香车笋轿簇成堆。千钱更赁楼窗坐,只为河边洗象来。

近日有一群野象从西双版纳密林中启程,它们出普洱,进墨江,过玉溪,已来到春城晋宁区。品美食走大街,一路上东逛逛西走走南游游北停停,沿途受到民众的呵护,或许象们已经感受到了人类与它们和谐共处的亲密氛围。春城人向来善待野生动物,红嘴鸥数十年做昆明的嘉宾就是最好的例证。于是乎,坊间展开了想象的翅膀,象群一路向北,是不是想到昆明的象眼街寻觅祖宗的踪迹?到圆通山会会老友?再到盘龙江戏水沐浴?

古代大象进省城不仅有诗为证,还有史书为证。据《元史》载:“大德四年(1300年)四月遣使进白象。”也就是说,700多年前,东南亚缅甸、泰国等国就开始向大元王朝献宝贡象了。

笔者曾听父亲讲过大象进昆明的历史。据说,贡象必经云南才能转道北京,自元代起云南官府就在昆明城中设了象房,让准备进京的大象暂且栖身。起先象房设立在象眼街(北起今人民中路南至威

远街),最热闹时接纳过30多头象。后来贡象不断增加,又在报国寺(今人民中路报国街)附近增设象房。象房十分高大而宽敞,房旁有供大象活动的水塘和草地。象房里还有跟随贡象而来的国外驯象人,专门饲养驯导大象。

每年六月初六是送大象进京的吉日,此前驯象人要把大象牵到盘龙江洗澡,每逢这天,昆明城中万人空巷,像过节般热闹。有官方的旗鼓队为象群鸣锣开道,大象们十分风光,披红挂绿跟随象奴走向盘龙江。途中挤满了围观的人群。达官显贵们事先租下江边楼房,坐于窗前边品茶边观看。象群来到江边,在驯象人指挥下沿着江岸一字儿排开,待吹过号角,大象们就载着驯象人走进江中。于是,出现了上面大象戏水的精彩场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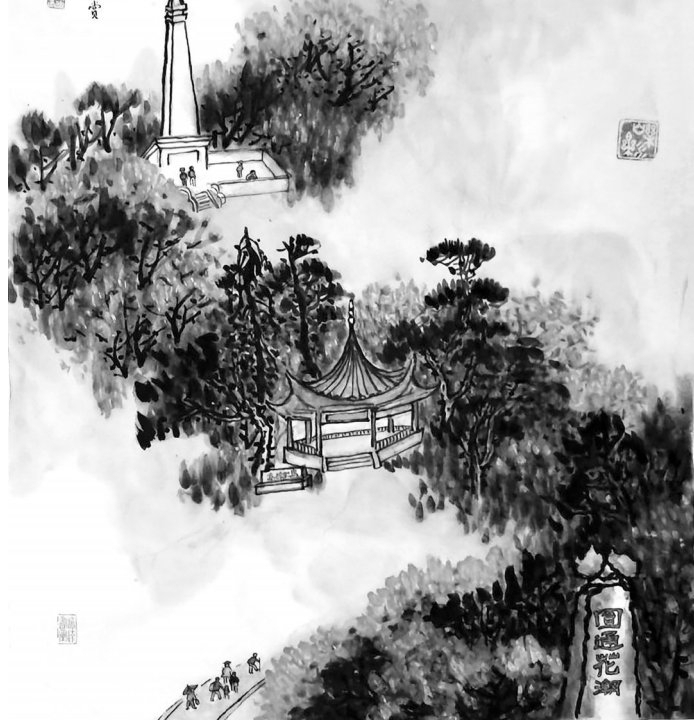
清代中期,大象穿街过巷还留下了故事。据传有缅甸进贡的大象,路经鹦哥花巷,跪在街口,约有半个时辰,才走开。不知是它走累了,还是这条巷引起了它的什么兴趣?人们认为是一种吉兆,特在象跪处以红、白、黑三石镶成象头及眼目之形。并将此巷改称“象眼街”。

现代的昆明人是通过圆通动物园与大象相识的。据说,1950年中央邀请云南少数民族土司进京参加国庆观礼。盈江头人思鸿升购了一头象,进京献礼。到昆明后因这位“旅客”庞大的身躯登不了飞机,坐不了汽车,只得留下,于是圆通动物园有了第一头大象。

(作者原工作单位:华润昆明医药有限公司,76岁)



**春靛圆通山**  
圆通山又名螺峰,位于昆明西北高十米而积约千公顷,境内昆明动物园,引人入胜,每年春三月,满园桃李争奇斗艳,花香四溢,游人如织,赏花的同时还可参观园中各种珍稀动物,是昆明春游、运动、休闲、赏花的最佳去处。内容选自《昆明春城》一书,作者张俊。



**春靛圆通山** 张远达作  
(作者原工作单位:省政府办公厅,79岁)

记忆犹新

# 威远街

□龚秉深

威远街,1821年,满清政府在街的西段建藩台衙门,故称藩台街。东段名白鹤桥,因桥而得名。1912年,以“衙门威震远方”之意统称威远街。

昆明城中心地带的威远街,西边对着光华街,与正义路贯通;其东边则直通青年路。东边街口是金鹰购物中心A座、云坤大厦,西边街口是具有欧陆建筑风格的华夏银行昆明分行和珠宝商城,中段有端仕街和象眼街,另有青龙巷、财盛巷、云兴巷。东边与护国路和青年路相连。

1943年,我8岁,住在威远街青龙巷2号。巷口是原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公馆(今龙园)。1941—1944年那段时间,日本飞机经常骚扰昆明,实施狂轰滥炸,昆明市民不得不经常跑警报。1943年6月18日,日本飞机飞临昆明上空,先是一阵机关枪扫射,继而投掷炸弹,昆明城上空顿时浓烟滚滚……

带着全家人跑警报的父亲,心急如焚,一直站在村头高坡上瞭望,急呼“糟了,大东门一带被轰炸了!”都等不到警报解除就急忙往回赶。城门一开,他第一个就冲进城,直奔威远街。当父亲来到青龙巷口时,被眼前的惨象惊呆了,只见我们的家(2号院)竟成了一个大弹坑!一户坐北朝南,正房明三暗五间,东西两侧的厢房各两间;南面墙下是一个花坛,种有桂花、山茶花和珠兰等花木;天井是青石板铺就的四合院,已荡然无存,只见遍地瓦砾,弹坑中还冒着青烟。“家毁了!家没了!”父亲喃喃着,禁不住泪水横流、悲从中来,目之所视,遍地狼藉,他既痛惜刚刚置办好即将到外地赴任的行装,更心疼他从武汉运回的那几箱书籍、资料和名人字画,此刻全都化为灰烬。

返回城里,来到青龙巷口时,面对一片废墟,全都哭泣不止。我们的家完全被炸毁了,就连巷口对面龙公馆的院墙也被炸塌了,只见门帘、窗幔在风中飘曳不定,木器燃烧着,冒着浓烟……全家人就这样坐在弹坑边嚎啕大哭,直到天黑了,姨妈得知后,连忙赶来把我们接到她家里安顿下来。

时光流转,人民当家做主。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威远街仍保留着原有的格局和风貌,沿街都是商铺,售卖日杂用品、畜禽肉蛋、土特产品等等。上午人头攒动、熙来攘往,好不热闹,中午稍微清静一些。旧时的藩台衙门改为了省财政厅。中段有一条横街叫端仕街,店铺不多,但有一家小锅煮品店非常有名,专门卖小锅米线、卷粉、饵块,尤其以小锅米线、小锅卤饵块最受人们喜爱。店面不大,当街只有两间铺面,一排锅灶,炊烟缭绕。食客们排队购买后,各自端着碗,或站着或蹲在店前的街边就大快朵颐。若想坐着吃,必须进到店铺后面的小院里才有凳子可坐。由于价廉可口、经济实惠,所以食客盈门,生意十分兴隆,美其名曰“端仕小锅”。

目前的威远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省财政厅旧址上已建成22层高的金融大厦,对面是具有欧陆建筑风格的银行,青龙巷已变成了菜市场。原巷口龙公馆旧址上建起一幢27层高的商务、民居兼容的豪宅——龙园。原来东段的南昌街已不复存在,现直通南屏街、护国路和青年路。

威远街的中段有多家金融机构和单位,已成为金融业较为集中的地段。街上还有各种商铺,白天夜晚都热闹非凡。  
(作者原工作单位:官六中,86岁)

峥嵘岁月

# 想起当年小升初

□王家凯

又是一年升学季。小升初、中考、高考,牵动着千千万万学子的心,也牵动着千千万万家长的心。侄孙女今年要参加中考,离考期还有两个多月,侄子在家长微信群里看到了老师发出的微信,希望家长到时能为考生“陪考”,以便减轻考生的压力。在外打工的侄子只得提前规划,到时请假去“陪考”。

巧合的是,侄孙女读初中的地方是我当年读高小的地方,中考的地方也刚好是我当年参加小升初考试的地方,我便联想起六十多年前的小升初考试。

1957年夏天,小学毕业的我与同班同学一起在班主任刘老师和少先队辅导员袁老师的带领下,前往二十五公里外的县二中参加升学考试。那时,老家还不通公路,同学们各自背着一套简单的行李,靠双脚翻山越岭,前往考点。这是我第一次走这么远的山路,离考点还有四五公里时,我双脚沉重,渐渐落在了队伍后面,尽管紧赶慢赶,与大家相距还是有四五十米。

正当我有些体力不支的时候,只见右前方的岔路上也走来了一队人,那是相邻乡另一所小学的毕业生。两校老师彼此都熟悉,学生中也有认识的,会合后,便一起在路边休息,相互交流情况。我很快就赶上了队伍。休息了一会,两校师生有说有笑一起前往考点。

这是一次热闹的考试,集中参加考试的共有七八所小学的毕业生,考生有三四百人。考试结束后,还组织

了联欢会,各所学校都出演了文艺节目。在从考点返回时,正是山上杨梅成熟时,男生们离开山路,争先恐后地爬山摘杨梅,自由在地享受大自然的馈赠,欢声笑语在大山间回荡。

对我来说,这次考试是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但当时并没有这样的认识。第一次下发录取通知书时,没有我的名字。考上考不上也无所谓,也没有补习一年接着再考的打算。直到要开学了,第二次下发通知,我才被录取,我的求学之路得以延续。

六十多年弹指一挥间。如今,求学路上,走着的已是我们的孙辈。侄孙女要参加中考,一位侄孙子则要参加高考。他上高中的学校,正是我当年读初中的二中。我曾问即将高中毕业的侄孙子,在二中读了三年书,有没有去二中附近的那些山上玩过。他说:“没有。”这让我很意外。我在二中读了三年初中,学校周围的那些山、那些水,以及那些村寨,不知去过多少次,有时是劳动,有时是上山采野菜、拾菌子。

六十年前,我们用双脚步行到考点。六十年后,孙辈们乘车到考点。六十年前,我们上初中时,晚自习用的是汽灯或小油灯,如今,孙辈们上小学或初中用的都是电灯。现在的学习条件与当年相比,不知好了多少倍。条件好了,但考试要家长“陪考”,学生只管读书,对学校周围的山川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这倒让我有些意外。

(作者原工作单位:省交通运输厅信息中心,76岁)